

最好的选择未必是选择最好的

◆文/季冠霖

小时候，我放弃了代代相传的京剧，选择了上学；中专毕业后，又放弃了电台那份“有前途的工作”，选择了上大学。不管怎么取舍，我从来没有因为失去什么而内心纠结，也没有因为得到什么而真正充满喜悦。

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生活，也许本该如此。

大学阶段课程不是很紧张，我有足够多的时间出去做兼职。一是能贴补点生活费，二是出于对播音主持的热爱，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一开始做的兼职都是主持人，其次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广告配音。电影也有一些，不过机会并不多。

这毕竟只是兼职，前途在哪儿，根本是一无所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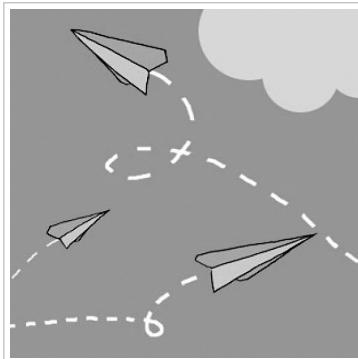
大三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得到了一个在天津交通台实习的机会。那时候交通台特别火，虽然是个电台，可台里的主持人比电视台挣得都多。我们学校很多人都想去，说是“炙手可热”一点都不夸张。

在那儿工作的一个师姐告诉我，只要坚持住，实习结束后就可以留在台里工作。

可事情并不是想的那么简单，现实的残酷就在于，它经常不按套路出牌。

我那档节目是直播，时间是早上五点到七点。为了不影响节目播出，我必须三点半起床，四点二十之前赶到台里，做好一切准备。四点五十开始推机器放音乐，五点正式开话筒。

而七点节目结束之后，我还得赶紧收拾东西去录音棚配音，一配就



配到晚上十二点。最多睡三个小时，三点半再起床出发，开始第二天的工作。

周而复始，无限循环。大概不到两个月，我整个人几乎就崩溃了。我拖着半残的身躯跟师姐说：“不行了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”

祸不单行，在我将死不死的时候，命运之神过来踩了一脚。由于长时间睡眠不足，我得了严重的上呼吸道感染。一说话就咳嗽，咳嗽起来扯肺连心，严重的时候，只要有气息经过嗓子，就能咳得上不来气。那种感觉让我都做好了随时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心理准备。

因为是早上五点的直播，一到这个点，爸妈就紧张地在家里听，就是为了看我到底咳嗽了没有。话筒打开之前，我总是先咳过了瘾，但到正式直播的时候还是不行。就连“听众朋友大家好”这简单的几个字都说不完整，根本接不上气，导播一看播不下去了，就赶紧切到音乐上。

受咳嗽的困扰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天连三个小时都睡不了。白天配完音，晚上躺在床上咳三个小时，然后一看表，又该上班去了。

然而，更祸不单行的是，2003年的春天，非典开始了。

幸亏我只是咳嗽，没发烧，要不然非被隔离了不可。那段时间因为学校封校，我得到了充分的休息，两个月后，咳嗽竟然奇迹般地缓解了。可好景不长，回到工作岗位没多久，老毛病又犯了。

后来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老中医，说是看上呼吸道感染非常厉害。去了之后，大夫一号脉，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，问：“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我说：“语言工作。”

他又问：“你工作量大吗？”

“挺大的，一天只睡三个小时，有时候还不到三个小时。”

“你还想继续干这一行吗？”

我一听，差点哭出来，说：“想，当然想！”

大夫点点头：“可是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恐怕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再干这一行了，可能会得哮喘！任何药物都代替不了休息，你现在必须休息，要噤声。不用吃药，噤声一段时间就能好。但是你要是还这样工作，你将来就会永远告别这个工作。”

一个靠声音工作的人竟然要“噤声”！什么世道！后来一想，噤声就噤声吧，总比“噤命”好。

后来虽然嗓子好了，但是从此我的上呼吸道就变得非常薄弱。只要感冒或是咳嗽，最后就会变成上呼吸道的炎症，很长时间都好不了。

思来想去，最终在“配音”和“交通台”之间，我还是放弃了交通台。一是因为身体原因，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配音了。

